

怎么「为」

于文岗

孟子答齐宣王问时直言：“故王之不王，不为也，非不能也。”许多事迟迟难成，根源往往不在能力所限，而在主观不为。孟子的观点十分鲜明，若以“无力为之”掩饰“不愿为之”，便混淆了是非。对于这个话题，我曾听过两句颇有见地的话，至今牢记，可为破解怎么“为”提供启示。

第一句话是：“凡说‘没时间’‘顾不上’的，你把它列为‘第一大事’‘第一重要’试试？”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，老旧小区设施老化、管网淤堵、居住环境破败等长期悬而未决的民生难题，逐步被各地列为民生大事，不再推诿拖延，而是统筹规划、多方联动，推进整体改造升级，万千民居从“忧居”变身“优居”。这虽然只是起步，却印证了解决民生难题，全在愿不愿用心去为。和平年代，民生无小事，幼有所育、学有所教、劳有所得、病有所医、老有所养、住有所居、弱有所扶，本就是理应置顶的“第一大事”，可“七有”在实践中仍有短板、难题，因病致贫、老人孩子失养失育等求助信息不时见诸网络，究竟是力有不逮，还是未真正列为“重要”“大事”？

汉文帝深明“民生为要务”，深知农业是民生根基，多次下令减免田租，顺应民心，开启“文景之治”。唐太宗深谙“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”，秉持“为君之道，必须先存百姓”理念，将民生福祉列为施政核心，轻徭薄赋、完善科举，成就贞观盛世。这都是“列为要事”的典型例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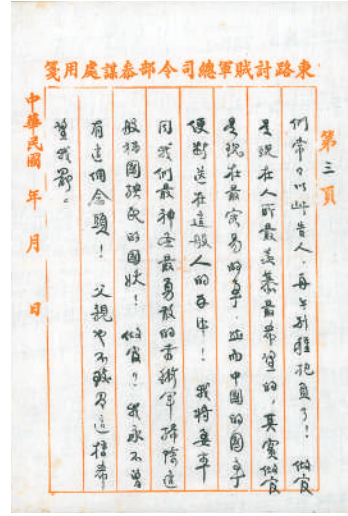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句话是：“用可能达到——跳跳脚够得着的最高标准，做好每一项工作，办好每一件事。”此言有三重深意，刘清“不为”与“不能”的边界。其一，制定规划时，是否不“画大饼”，以“能达到”为目标？其二，在“能达到”的基础上，是否制定了需要“跳跳”的最高标准？其三，到了具体推进环节，是否真的用了“跳跳”之力，把好事办好？

北宋范仲淹主持新政，以“先天下之忧而忧”的担当，针对民生痛楚推行均田赋、减徭役、兴学校等举措，即使遭遇重重阻挠，仍尽力推动改革落地，虽最终失败，却为后世治理留下宝贵经验，其“跳跳”而为之的执着，远比“躺平”躲事避责更值得称道。也有许多为臣为相者，熟读典籍，素有匡扶社稷之抱负。他们不可能不知道整顿吏治、减免苛税、改善民生的重要性，但最终未能青史留名，何故？遇地方官吏阻力，未尽全力督办；面对朝堂异议，也未全力争取；纵有为民请命之心，却未能“跳跳”而为之，致使目标落空。

“为”与“不为”，往往不在于能力大小，而是对态度与担当的考验。民生无小事，枝叶总关情。唯有摒弃“不能”的推脱，以“第一大事”“跳跳功力”全力攻坚，方能破解一些尚待解决的民生之痛，不负民众期待。



俞秀松家书（局部）。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供图。



画家冯志莲1960年致长子陈长年的三封家书中，记录着她对古画临摹事业的坚守：“每天一分钟都不停的在工作。”她受命临摹国宝《清明上河图》，日夜加班、带病坚持，在繁重的工作与家庭压力下，仍坚守岗位、精益求精，用多年心血完成传世摹本。爱岗敬业、精益求精，是树立政绩的专业担当。

余永流2018年致襁褓中女儿的信中写道：“食民之禄，不敢忘怀。”他主动请缨驻村扶贫，惜别未满月的女儿，扎根基层引进产业、服务群众，把脱贫攻坚当作使命，因劳累过度，倒在驻村岗位上，用生命践行了誓言。扎根基层、躬身为民，是树立政绩的实践路径。

家书纸短，为民情长。徐特立“想群众困难”的叮嘱，谷文昌“为民治沙”的坚守，毛岸英“不谋私利”的坦荡，余永流“不敢忘怀”的担当……一封封家书穿越时空，诉说着同一个道理：为民，是政绩的初心；实干，是政绩的底色。

水彩画《放排》，作者周令钊，中国美术馆藏。



本版邮箱:dadi@peopledaily.cn 本版责编:马 涌

家书纸短，为民情长

张 丁

父亲的权力谋私利，彰显共产党人不谋私利、一心为民的纯粹政绩观。

无论是革命先辈还是普通干部，他们的家书均清晰勾勒出政绩的模样：政绩不是官位高低，不是名利多少，而是对党忠诚、对民负责、清正廉洁、实干担当。不搞特殊、不谋私利，不图虚名、不务虚功，把每一件实事办在群众心坎上，把每一份力量用在为民造福上，这样的政绩，才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真政绩。

政绩不是喊出来的，而是干出来的。家书里的实干故事证明：做好为民政绩，靠的是劳动立身的坚守、勇于任事的担当、爱岗敬业的奉献、扎根基层的执着、淡泊名利的初心，以实干笃行，把为民初心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业绩。

董必武1949年致堂侄董良垌的家书中强调：“我们应该以劳动生活为光荣。”他身居高位，却坚决拒绝亲友求官、谋私利的请求，告诫“做行政工作并不是作官”，要靠劳动谋生、靠实干立身，纠正鄙视劳动的陈旧观念，以劳动立身、为民服务，是树立政绩的根本。

北宋欧阳修致侄子的信中叮嘱：“尽心向前，不得避事。”他告诫侄子，世代蒙受朝廷官禄，当思报效国家，遇事要勇于担当、不可推诿，为官要清廉自守，“临难死节，亦是汝荣事”，勇于担当、清廉为官，是树立政绩的核心底气。

毛岸英1949年致表舅向三立的信中，严词拒绝舅父“求官”的请求。他明确反对“皇亲贵戚仗势发财”的旧思想，强调新中国是靠劳动和才能吃饭的时代。他自比“螺丝钉”，绝不利用

惠及千家万户。谷家传承“清白持家、简朴本分、为民奉献”的家风，告诫后人：政绩的核心，是把百姓的冷暖放在心上，把群众的期盼扛在肩上。

由此可见，不同年代的红色家书，传递着同一种信念：政绩的本质是为民，政绩的根基在人民。心中有百姓，干事才有方向；眼里有群众，政绩才有价值。

清代丁宝楨在致长子丁体常的家书中说：“时时恐百姓之众口以怨我。”他告诫儿子，为官不可贪图私利，更不能盘剥百姓，要“立意做一清白官”，把百姓的安危放在首位。丁宝楨一生清廉为政、革弊兴利，用实干实绩赢得百姓爱戴，诠释了“为官一任，造福一方”的政绩真谛。

罗瑞卿1965年致女儿罗峪书的信中，指出革命青年的立场是：“永远同群众中的多数站在一起。”他教导女儿，要坚定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立场，学习雷锋毫不利己、专门利人的精神，摒弃个人主义、患得患失的错误思想。在他看来，站稳群众立场、服务人民群众，就是党员干部最该树立的政绩观。

谷文昌的孙女谷宇凤，在写给爷爷的信中追忆家风：“不能做对不起老百姓的事。”谷文昌在东山岛立下“不治服风沙，就让风沙把我埋掉”的誓言，带领群众植树治沙，将荒岛变绿洲；他带领乡亲们兴建22座水库和数百处水利工程

小镇也有梦

胡 静

上世纪90年代中期，我从师范学校毕业，来到遵义湄潭的一个小镇当老师。我租住的大楼临街且靠近车站，是全镇馆子最多、小吃摊最为集中的地方。我每天沉浸在喧嚣却色香味俱足的气息里。

去学校必经的路口有个豌豆凉粉摊，一个中年女人整日站在桌前麻利地切着凉粉。熟悉后，跟着街上的人叫她张嬢。见我拐过来，张嬢眼皮不抬地放下刀，抓一把切成细长条的豌豆凉粉装碗，加入油辣椒、蒜泥、葱花、炒豆等调料，再浇上一勺盐酱泼过来。夹一根放进嘴里细嚼，有一股豌豆的绵实劲儿，咽下肚，嗓子眼儿还冒着豆香。调料也颇具特色，有贵州辣椒的香辣，又有一丝丝勾人胃口的醋酸。

午休时，我总会来这儿吃一碗。张嬢的小女儿也时常来帮忙。她长得像妈妈，脸庞瘦长，有着一双倔强明亮的大眼睛。家里很宽她，县城流行什么，她就穿什么，是小镇的时尚达人。她与我同龄，初中毕业后待业在家，跟着母亲做凉粉。张嬢很是忧虑她的未来，她却说自己就喜欢吃豌豆凉粉，以后就卖豌豆凉粉，当“凉粉公主”。张嬢问她，老了咋办呢？她说，老了就当“凉粉女王”。

我们经常约着去学校后面的河滩看夕阳西下，聊女儿家的心事，将烦恼抖落在奔流不息的河水里。那时，因听力渐渐变差，我的心情很糟糕，常写小文章排遣愁绪。她鼓励我说：“静，你一定会成为一个作家。”我也坚信她会成为“凉粉女王”。月光下，我们看见星光在彼此的眼睛里闪烁。

后来，因写作小有成绩，我被借调进城。但小镇路口的豌豆凉粉，那鲜香绵实的味道一直难忘。

又过了10年，和朋友一起回小镇。小镇变化很大，街道四通八达，路口的豌豆凉粉摊也不见了。我们走街串巷，直到夜色如同青纱笼罩，忽地，一缕鲜辣酸香的气味从街角飘来。循着香味，走进一家凉粉店，点了一碗豌豆凉粉。我一口便吃出了熟悉的味道，唏嘘地说起旧事。声音吸引了柜台后面低头忙碌的老板，她抬头，目光交汇间，试探地叫出我的名字。我看着那张不复青春的脸上仍然倔强明亮的大眼睛，惊喜地回应。原来张嬢老迈退休后，她接手了豌豆凉粉摊。老房拆迁，搬到新街，开了这家店，还开发了花凉粉、冰粉等新品种。她连说带笑，眼睛像20多年前的月夜那样闪着光。

离开时，我们互加了微信。她经常在朋友圈分享生活。凭着卖豌豆凉粉，她不但开了店，买了车，还在县城最好的小区买了大房子，儿子也考上了重庆的一所大学。

去年国庆假期，回小镇参加同事儿子的婚礼，发现凉粉店里多了一个眉眼酷肖她的男孩。她告诉我，儿子前年大学毕业，选择跟着她一起干。最初，她有点失落。但孩子将小店打理得井井有条，还联合朋友在县城和市里开了连锁店，她觉得挺好。我知道，她昔日的梦想，如今开出了新的花。



老家餐桌上，黄豆是清唱的花旦，螃蟹是铿锵的武生，一柔一刚，唱的是味觉上的正剧。水潺则不然——它像戏台上那个机灵的小丫鬟，戏份不多，分明配角，但眼波一转，亦有风情。

水潺这种鱼，平日里瞧它，一身银白，柔若无骨，玲珑剔透，嫩得像月光凝成的骨肉。可鱼也不可貌相，莫被它这温软皮囊骗了去。它口中细齿密布，吃相凌厉。小蟹小虾，乃至小鲳小鲈，过其眼前，皆来个一口吞。

我曾于东海开渔时随船出海，撒网收网，半天忙碌，捕得鱼虾蟹等一干渔获。那水潺下了船，便直接入了厨——这种不经冷冻的海鲜，台州人称之为“白鲜”，这是最接近海鲜本味的鲜，只有在海边才有福消受。平素出现在菜市场里的海鲜，都是冰鲜，早失了三分灵魂。

水潺略腌，滑入热油，浇上料酒，“噉啦”一声，冒出白汽。盖上盖，不必翻动，任其在里头静静修炼。两三分即可揭盖，鱼肉如凝脂，似果冻，筷子轻轻一夹，一身软肉簌簌抖动，如豆腐，入口即化。

水潺早年身份卑贱，在渔村常作鸡鸭饲料，不上台面。发迹也就这十来年间，一跃与黄鱼、龙虾等诸般名贵海鲜同席。去年在杭州，于寓所旁的海鲜馆点了一盘红烧水潺，索价竟逾百

元。结账时一怔，还疑心听错。几日后，到温岭的松门水产市场采访，见水潺堆积如山，批发价才两元一斤。百元的数量，足以载满一整个车后备箱。

水潺一身软肉，可任意烹饪，除红烧之外，还可清蒸、煮汤、香煎、晒鲞，甚至能变身香喷喷的煎饼。

在我老家，万物皆可做饼。烧饼、葱油饼太普通，早已混然于众饼，最具辨识度的是海鲜饼。

蜂窝水潺

王 寒

——水潺、墨鱼、紫菜、海虾、泥螺、海蛎，乃至骇人的海蜈蚣，皆是饼中的生猛一员。

以刀背轻刺成糜，拌入薯粉，佐以姜末、细盐、五香粉，调作一盆柔润的糊。平底锅烧热，淋一勺油，顷刻间金黄的星星欢快蹦跳。一勺糊浇下，如缓缓的流水，在锅底徐徐铺开。炙烤之下，边缘渐成金黄，微微卷翘，如荷叶在风中轻颤。小

海边偶遇

朱 弦

云影在波光细闪的海面上游移
夏风摸着海浪的方向涌来
我们踩下的足印
被大海的温柔抚平
她站在阳光投下的光影里
数不清的细沙躺在绵软的鞋底
沙滩上寻宝的父子
将小铲伸向露出细孔的地方
微生物，深呼吸
开启了向外的通道

它们用薄如蝉翼的一张一合
探索着未知领域的危险



心翻面，煎至双面金黄。平底锅煎出的水潺饼，形状不甚规整，趁热咬下，外皮倔强地焦香，内里绵密地回甘。一张饼，能吃得男女老少满足回味。

在黄岩吃到的蜂窝水潺，是水潺饼的高配版。两者相比，一个国色天香，一个荆钗布裙。黄岩人过日子精细，凡事不肯将就，一只荸荠都会不厌其烦做成荸荠圆。水潺面糊在油锅里“二进宫”，沉沉浮浮，两进两出，直至披上一身璀璨的金缕衣。炸出的饼子，外形如蜂巢，布满一个个小孔，四周齐整，考究些的，出锅后还要缀上一颗颗鱼子酱。

蜂窝水潺，口感比水潺饼更丰富。一口咬下去，外层先是轻盈的酥，再是喷香的脆。那酥脆的声响，如同踩雪夜行，“咔嚓”作响，焦香的外壳瞬间唤醒了内心的欢愉，而后软嫩的鲜甜在舌尖漫开，软到人心尖轻颤，鲜到人眉飞色舞。

从本色示人到烈火烹油，水潺再怎么变，内里仍是那片海最初的、澎湃的鲜。



2004年，我在东莞的一家工厂务工。那是一家专做代工的塑胶制品厂，生产各类玩具的外壳与零配件，其中最令我难忘的，是一款被我们私下称作“仙女散花”的产品零件。

这款零件的模具尺寸很大，对应的注塑机也格外庞大，机器运转时发出的嗡嗡声，像极了汽车引擎的轰鸣。每当模具开启，二十几个大小不一的塑胶件便会被顶针逐一顶出，簌簌落下的模样，如同仙女挥袖散花。我们得立刻把这些零件捞起来，先用白电油拭去表面的油污，再拿刀片仔细削去边缘的批锋。

批锋，也叫飞边、毛刺，是原料熔体在高压注入模具时，从模具缝隙溢出来形成的多余薄片。这款零件大小不一、形状怪异，一次出产一大堆，操作工必须动作麻利，手脚一刻也不能停，稍慢一步就会造成堆货，搞不好还得加班。最让人头疼的是削批锋的环节，有些零件个头极小，稍不留神刀片就会划破手指。尤其是上夜班，熬到半夜时人的精神会恍惚，更容易受伤，疼得瞬间就没了睡意。正因如此，厂里没人愿意看管这台“麻烦制造者”。

偏我运气不佳，总被分配到这台机器上，成了“仙女散花”的专属守护者。直到今天，我的手指上还留着几道浅浅的疤痕，都是当年削批锋时被刀片划破的印记，跟指纹生长在一起，成为命运的一部分，再也分不开。现在回想起来，那段日子真是刻骨铭心。

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都摸不清这些“仙女散花”零件的最终用途。厂里其他模具产出的东西，用途大多一目了然：或是汽车玩具的外壳，或是牛马等动物的造型，又或是迷你水桶、仿真蔬菜水果这类居家物件。唯有这款零件，就像一道谜题，让人猜不透它的去向。

后来我请教机修师傅，才解开了心中的疑惑。原来这些零件是为海外客户代工的，为防止工厂盗版，整套产品的上百种零件被拆分到不同厂家生产，我们厂做的只是其中一部分。等所有零件集齐、上色之后，组装起来便是一个精致威武的机甲模型玩具。

那是我第一次与机甲模型产生交集，可碍于只接触到零件，始终没能真切窥见它的全貌，就连这款玩具究竟长什么样子都毫无概念。那时机甲模型在国内并不多见，几乎是出口海外，我只能对着那些奇形怪状的塑胶件，在脑海里一点点拼凑它模糊的轮廓。

在塑胶厂的那段日子，虽然被劳作的辛苦填满，我却得以深入接触各类塑胶玩具制品，对玩具的制造工艺与模具设计，也渐渐有了基础的认知与理解。这份沉淀在岁月深处的经历，原以为早就被尘埃掩盖，不会再泛起波澜，没想到多年后竟在某个瞬间被激活——我以参观者的身份再次走进一家工厂，看着机甲玩具的零件从模具中顶出，在工人手中一步步拼装成形时，也像是把碎裂的旧时光重新拼接完整。

车间的机器轰鸣声还在耳边，眼前的一切却又那么陌生。原来，20多年的光阴早已悄无声息地溜走，我也不再是当年那个拿着刀片，偶尔在指纹上刻下“花朵”的懵懂少年。

这家工厂生产的是东莞本土潮玩品牌的衍生品，以赵云、关羽、曹仁、吕布等中国古代英雄名将作为精神内核，将千年前的侠骨豪情与科技铁甲结合，淬炼出充满国风锋芒的机甲模型，令海内外玩家为之倾倒。我慕名探访，只为亲眼见证中国机甲英雄如何从模具中诞生。

初夏的岭南，暑气已格外蒸腾，车间里弥漫着塑胶特有的气味。看着注塑机缓缓运转，吐出一个个棱角分明的零件，那一刻，仿佛连旧时光都随着机器的节奏被“吐”了出来，莫名的亲切感瞬间漫过心头。恍惚间，我似乎又站回注塑机旁，变成当年守着“仙女散花”的少年。那些削批锋时被刀片划伤的疤痕，还有被白电油浸得变了色的指尖纹路，都成了连接过去与当下的隐秘纽带，让那段平凡的打工岁月在日新月异的年代里，沉淀出了别样的重量。

欢迎广大读者来稿。来稿要求为原创首发，非一稿多投。